

清代一炷香教的跪香療法*

邱麗娟

國立臺南大學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副教授

提要

一炷香教係清代初期崛起於華北、東北地區的民間秘密教派，該教師傳擅於藉由燒香、跪拜的宗教療法為患者治病，並藉機傳教收徒。此療法的進行方式頗為簡易，先是該教師傳以患者身體某個疼痛部位附會其德行缺失，做為病因解釋，故患者須懺悔其罪行才能治癒疾病。之後患者須依教內宗教儀式，在神像或神位面前持香磕頭、誦念咒語、虔誠懺悔，並由師傅代為禱祝，祈求神明護佑，如此即算完成治病程序。

該教跪香療法過程雖屬簡易，但仍能發揮某種程度療效，因患者透過燒香、跪拜儀式中，不但可以活動筋骨，並感受其間的宗教氣息，進而產生願力，使其身心獲得平衡，有益於治癒疾病。總之，該教師傳以燒香、跪拜方式做為治病手段，的確為平民百姓提供一條求醫稱便、醫程簡易、費用節省、尚具療效的醫療途徑，使其願意嘗試求醫、進而拜師習教，對其教派擴展甚具影響。

關鍵字：一炷香教、民間秘密宗教、醫療傳教、民俗醫療、跪香療法

*本文為筆者執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清乾嘉道時期民間秘密宗教民俗醫療之研究」（NSC-90-2411-H-024-004）的研究成果之一，謹此申謝國科會的研究補助，並感謝論文審查人提供的寶貴修正意見。

前言

清代民間秘密宗教極為盛行於下層社會，彼時教派名目繁多，有屬於白蓮教支派及衍生者，亦有自行創設者。這類新興民間秘密教派係源自傳統民間信仰，雜揉儒釋道教的思想與儀式，並崇奉無生老母為最至高神明，其教徒以在家人士為主體，平日吃齋誦經、聚會修行，希冀解除現世苦難，追求未來福祉。由於這些教派修持方式明確易達，教義淺俗易懂，儀式簡便易行，故深為經濟條件較匱乏、知識程度較低落的市井小民所接受¹。然而，清廷基於鞏固政權與維護社會風氣考量，視之為「邪教」，予以打壓、查禁與嚴辦，但教勢仍然難以根除，往往芟而復生、絕地再起。

根據相關檔案的記載，民間秘密宗教廣為一般民眾接受緣由與其提供的民俗醫療有密切關連。所謂民俗醫療係指民眾經由長期累積各種醫療經驗與祖傳秘法，而建構一套有別於正統醫術的民間醫療體系。其背後的解說系統可能直接承續遠古的巫醫傳統，將各種神奇的療效歸之於神秘的宗教異能，或者假借宗教的靈驗性格來渲染此療法的成效與功能。²許多秘密教派的教首或師傅多半具有若干醫療知識與經驗，他們經常穿梭往來於各城鄉間替人醫病療傷，趁勢傳教。³歸結秘密教派常用的醫療方式包括捉邪治病、茶葉療傷、針灸按摩、坐功運氣、跪香念經、畫符念咒、祈福靜養等，有些教派甚至發展其獨特的醫病方式，如紅陽教擅於茶葉治病、八卦教精於打坐運氣、一炷香教專於跪香誦咒等。

上述的一炷香教係清初於華北、東北地區發展甚具規模的秘密教派，由於該教教義內容、修煉方式、儀式活動融合儒、釋、道三教宗教內涵，⁴尤其與道教關係頗為密

¹ 學者常以大、小傳統概念區分中國的「精英」與「庶民」宗教，各有不同的文化範疇，民間秘密宗教則普遍為基層百姓信仰，參見 Bell, Catherine, "Religion and Chinese Culture: Toward an Assessment of "Popular Religion" ", *History of Religion*, 29:1,p.35-36(1989).

² 鄭志明，〈臺灣民間宗教民俗療法的現象商議〉，收入於《1996 年佛學研究論文集—當代臺灣的社會與宗教》，（高雄：佛光出版社，1996 年），頁 113。

³ 有關秘密教派師傅的醫療背景，可參閱邱麗娟，〈設教興財：清乾嘉道時期民間秘密宗教經費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0 年，頁 95-100。

⁴ 馬西沙、韓秉方，〈中國民間宗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頁 919；濮文起，〈天地門教調查與研究〉，《民間宗教》，第 2 輯，1996 年，頁 219

切，而被稱之為「道教世俗化教派」。⁵該教修行活動以要求教徒須每日早晚燒一炷香、磕頭跪拜著稱，並以此做為治療疾病、傳播教勢的憑藉。事實上，一炷香教治病、傳教的發展模式早已被清廷官員注意，如雍正元年（1723），翰林院庶吉士董思恭奏稱：「一炷香之教云何？其人專以燒香惑眾，謂領香一炷，諸福立至，百病皆除」，⁶嘉慶24年（1819），山東按察使溫承惠奏稱：「一炷香止唱誦佛偈懺語治病」⁷。從上述兩位官員的奏言中，可知該教醫療方式與傳統中醫術有別，並不仰賴藥物、針灸等方式治病，而係以宗教療法為主，其相信患者透過燒香跪拜、誦唱咒語儀式過程中即可醫癒疾病，至於其治療實情及與教派傳播的關連性則待進一步考察。

本文主旨即是探討清代一炷香教以燒香、跪拜做為治病方式的緣由與情形，從中分析教派師傅學習此療法的途徑、治病過程及對教勢影響層面，並希冀以此個案研究，做為了解民間秘密宗教如何以民俗醫療方式吸引底層社會百姓入教的面向。⁸在資料的引用上以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的檔案資料為主要素材。雖然這些資料係以官方立場書寫，不免帶有偏狹觀點，但觀其內容仍有不少係出自民間秘密宗教人士的口供，透露出若干程度的教派實情，仍具研究的史料價值，這是筆者須事先交代研究資料有其局限性之處。

一、一炷香教發展概述

一炷香教係一支崛起於清初的民間秘密教派，其教勢的發展範圍以華北、東北地區為主。該教因規定教徒每天早晚須燒香磕頭，唱誦十歌詞，故稱為一炷香教、天地

⁵ 馬西沙、韓秉方，同前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908。

⁶ 《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3月），第1冊，雍正元年4月，翰林院庶吉士董思恭奏摺，頁328。

⁷ 《硃批奏摺》（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藏），586-2號，嘉慶24年6月22日，山東按察使溫承惠奏摺。

⁸ 對於清代秘密宗教發展的軌跡，可參考秦寶琦，〈清前期秘密社會簡論〉，《清史研究》，1992年1期，頁53-58。至於清廷查獲秘密教派的案件數量，可參閱王信貴，《清代後期官方對民間秘密宗教之政策（1821-191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年，頁29-30、70等數據整理。

門教、天地門一炷香教等。此外，該教別稱頗多，包括如意教（門）、好話道（教）、摩摩教、天爺教、平心道（教）、添門教（即天門教）、一炷香如意教、一炷香離卦教、一炷香天爺教、炷香五葷教等。⁹

一炷香教創教祖師為董吉升，字四海，山東省武定府商河縣董家林村人。有關其生卒時間，各家說法不一。一般說法為他生於明萬曆 47 年（1619），死於清順治 7 年（1650），享年僅 32 歲。¹⁰不過，在董氏的墓碑上則記載：「皇清處士諱計升字四海，四世祖行四海公之墓，萬曆四十七年正月初一子時生，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初四寅時卒」，¹¹如以虛歲計，董氏活了 72 歲。上述兩種有關董四海生卒的說法中，因後者以墓碑記載做考證，頗具一定程度的可信度與參考價值。然而，無論董氏的確切生卒年為何，教徒對其崇奉有加，尊稱為「董神仙」或「董老師父」。

至於一炷香教創教教主董四海曾經出家為道士情形，據其輾轉徒弟劉中文道士表示董氏「於康熙年間在章邱縣杓峪地方出家」，¹²又據道光 3 年（1823）山東巡撫琦善奏稱在章邱縣杓峪地方有觀音寺一座、峰峪地方有關帝廟一座等地，為該教道士在此習教的主要場所。¹³由此推斷董氏生前可能是在杓峪觀音寺出家充當道士，修習道教各項知識，然後再自創教門，向各地傳教。

董四海生平事蹟因史料並不齊全，較難有確切勾勒。不過，其創教過程就如同其他民間秘密宗教創教教主一般，也是經過一番思考、摸索、修行與覺悟過程。據教內經文《打開寶藏庫摘選一針》所載：「從大明，天啟爺，世道衰微」，「老天爺，不

⁹ 參見馬西沙、韓秉方，同前書，頁 912；馮佐哲、李富華，《中國民間宗教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 年），頁 304；路遙，《山東民間秘密教門》，（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0 年），頁 43-45。

¹⁰ 參見馬西沙、韓秉方，同前書，頁 909；馮佐哲、李富華，同前書，頁 304。

¹¹ 轉引自朱文通，〈關於明清時期民間秘密宗教的幾個問題〉，《河北學刊》，1992 年 6 期，頁 100。

¹² 《硃批奏摺》，597-5 號，道光 3 年 9 月 26 日，山東巡撫琦善奏摺。

¹³ 《外紀檔》（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道光 3 年 12 月 22 日奉硃批日期，山東巡撫琦善奏摺，頁 327。

忍的，教民受罪；親差下，二聖人，教化人心」，¹⁴可以得知董氏創教緣由是基於明末社會政治的腐敗、衰微，促使他思索如何為一般百姓尋求解脫苦難的出路。至於其創教時間，學者據教內《心經》所載：「得香一炷，下苦修行，三十二歲，得了功成」，¹⁵推估董氏於順治7年（1685）設立新的教派。

董氏創教後，隨即四處傳教，其教內經文《三教》即謂：「練成了，一炷香，灑遍滿天下；南里尋，北里找，單找有緣人」。¹⁶董氏依「九宮八卦」形式，自任為九宮教主，其先後傳授的徒弟可分為林傳八支與山傳八支，¹⁷即所謂的「派分八支」，使其教派廣為傳播。至道光中葉，該教已傳衍七世，在《大清宣宗成皇帝實錄》中曾對其發展有若干的敘述：

據稱山東武定府商河縣教匪董四海，世衍七代，派分八支……呈有紙摺一件，名為《排頭記》，上寫董四海名姓，其徒分為八支，自長支李秀真以下備列姓名，此等教匪每飯必兩手上供，故城縣拏獲第八支石姓派下各犯名為添門教，在南宮縣第三支張姓派下楊姓各犯名為一炷香五輩道……（董四海）其五世孫董志道於乾隆五十二年習教被獲究辦，其七世孫董坦即董壇，於道光十六年，亦以習教拏解審訊，旋即監斃，其傳徒戴洛占等均曾赴商河縣上墳，拜識董坦，歷經訪獲懲辦，並將董吉升墳墓平燬，各在案。¹⁸

¹⁴ 朱文通，同前文，頁100。

¹⁵ 轉引自濮文起，《秘密教門—中國民間秘密宗教溯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169。

¹⁶ 轉引自濮文起主編，《中國民間秘密宗教辭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6年），頁380。

¹⁷ 有關董四海傳徒詳情，可參見路遙，同前書，頁45-53；濮文起，〈民間宗教的活化石——活躍在當代中國某些鄉村社會的天地門〉，《天津社會科學》，2006年3期，頁141-142。

¹⁸ 《大清宣宗成皇帝實錄》，（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年），卷327，道光19年10月乙亥。

從上述記載中，可知董氏創立的一炷香教是以山東商河縣為中心，一方面由其子孫在此地世代踵習，掌握教派核心勢力；而另一方面亦透過各支系的徒弟四處傳教，發展教務，其活動範圍以山東、直隸等地為主，並延伸到盛京、吉林等地。¹⁹

一炷香教內部所誦讀的經卷，不似其他秘密教派具有長篇文字的印本經卷，而是屬於口授心傳的口頭經卷，多為董四海及其歷代傳人所創作。該教的經卷在形式上有經、佛、偈（記）、贊、咒、歌（曲）六種，如《大經》、《心經》、《根本經》、《丁愿經》、《天地經文》、《十字佛》、《道偈》、《排頭記》、《大贊》、《往生咒》、《勸世歌詞》等。其中，經、佛、偈（記）的內容偏重於演講道統、教義，供教徒修持時誦讀；贊、咒主要用於舉辦各種道場；歌（曲）則是勸化世人為善除惡時念唱。²⁰這些經卷的編寫句式多為三字、四字或七字、八字的道詞，便於說唱，且內容通俗易懂，故頗受廣大下層群眾歡迎。

該教道詞內闡述的教義皆以勸人及早向善、維繫固有倫理道德為主。如〈金山寺詞〉內云：「老師傳勸良賢，敬天地和堂前，燒香磕頭同著念，大道勸人三大件，戒酒除花莫賭錢，非理妄為莫可幹，人人都知要學好，看性看命兩周全，勸滿七成登大圓」。²¹〈山羊坡〉內云：「人都誇善根德種，這就是出苦路徑，也不用歸山藏引，也不用費錢上供，也不用看卷念經，行仁義孝悌忠信，大義存天理人情，改邪私除掃妄塵」等。²²這些道詞內容即是勸誡世人去除不良習性，不做傷天害理的事，同時把握善根，積極為善學好，規範自己的行為舉止，以達到性命雙修境界。

一炷香教師誦唱《勸世歌》係勸人為善的詞曲，其內容不外是宣揚傳統忠孝仁義等道德傳統，以維繫現有倫常關係與社會秩序，嘉慶年間山東巡撫同興曾在武城縣查獲《勸世歌》內容，該歌曲唱述道：

雙膝打跪一桌前，對給老天說實言，父母堂前多盡孝，別要哄來不要瞞，犯法事

¹⁹ 馬西沙、韓秉方，同前書，頁912-913。

²⁰ 濮文起，《秘密教門——中國民間秘密宗教溯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173。

²¹ 轉引自路遙，同前書，頁67-68。

²² 轉引自路遙，同前書，頁68。

情再不做，錢糧早上米先完，鄉里養德多恕己，這是行好才全還，行好勸人三件事，戒酒除色莫賭錢。依天靠天，向天要吃穿，天賜雨露，普地下遍。豐收了都吃飽飯，不受飢寒，無也沒圖半文錢。日都吃三餐，拍拍心，該將佛念，彌陀佛，彌陀佛，彌陀佛。²³

該教教徒的平日修行為早晚在家燒一炷香，磕頭跪拜，傳習靜功，坐功運氣等，另在特定時間則舉辦教徒聚會，山東巡撫琦善曾奏稱其宗教活動云：

溯查此教係康熙年間商河縣已故民人董四海創立，入其教者，每早晚在家燒香磕頭，朔望聚集圍坐敲擊魚鼓，誦經念佛。挨次編唱儀歌經偈，名道場。如遇目不識丁之人，不能誦念佛經歌偈。即令燒香一炷以冀消災免難……各犯習教後按期與同教聚做道場。²⁴

從上述奏摺中，可知該教的宗教活動以燒香磕頭、聚會誦唱為主。燒香磕頭是該教最重視的基本修行，故以此為教名。教徒須每日燒一炷香，「在門首燒香係敬天，就地燒香係敬地」²⁵，以示對天地的虔敬。有的教徒則會在家中供奉「天地三界十方萬靈真宰」牌位，虔誠燒香磕頭膜拜。²⁶

該教教徒間共同聚會日期，除了上述提及初一、初十五日外，有的支派為了吸引更多民眾的參與，每月輪流在教徒家中聚會，並在一特定日子做總法會。²⁷至於該教每

²³ 〈錄副奏摺並供單〉，嘉慶 19 年年 4 月初 5 日，山東巡撫同興奏摺，收入於劉子揚、張莉編，《清代查辦秘密社會案》，（北京：線裝書局，2006 年），第 18 冊，頁 4451。

²⁴ 《外紀檔》，道光 3 年 12 月 22 日奉硃批日期，山東巡撫琦善奏摺，頁 327-328。

²⁵ 《外紀檔》，嘉慶 24 年 11 月初 4 日奉硃批日期，直隸總督方受疇奏摺，頁 21。

²⁶ 《外紀檔》，道光 16 年正月 22 日奉硃批日期，直隸總督琦善奏摺，頁 184。

²⁷ 如一炷香教教首尹祥為引人入教，遂經常在各教徒家中做會，安排「每月初六在郭治修家，初八在常存信家，初九在李承家，初十在安洛益家，十一在李士貴家，十七在宿登旺家，十九在康凝家，二十在盧添福家，各做散會一次，二十六日在寺做總會一次，令郭治修等各在己院設立天地臺，惟安洛益因住院窄小，借安士奎家設臺做會，屆期各帶米麵或折錢，均往

年尚有固定聚會日期，即「其會內舊規，每逢三月初三、六月初六、九月初九等日聚集徒眾念經做會，有帶給京錢一二百文，亦有送素蔬麵食一磨，各隨人便」。²⁸法會進行時，由教首用漁鼓、剪鼓拍唱道情歌詞，念偈誦經，藉此傳達其教義。

至於該教發展場所以寺廟道觀為主要據點，此係自其創教教首董四海最初拓展教務的模式，再加以教內有許多具道觀住持身份的道士入教，並從中積極傳教，²⁹據道光 3 年（1823）山東巡撫琦善奏稱：

董四海在日收已過章邱縣人徐名揚為徒，徐名揚轉傳歷城縣鄭家馬頭三官廟已故道士曲星斗及章邱縣杓峪觀音寺已故道士、宋文滕，峰峪關帝廟已故道士楊超凡，三人者歷城鄭家馬頭、章邱杓峪峰各廟傳習一炷香教之由來。歷城縣鄭家馬頭三官廟自曲星斗、韓宗傳、王彥才遞相傳授，王彥才轉傳劉文中及已故之丁守真二人，劉文中又先後收本廟道士孫大鳳、朱榮、杜景盛、劉文彬……等五十七人為徒……此歷城縣鄭家馬頭三官廟曲星斗轉輾傳教之支派也。章邱杓峪觀音寺自宋文滕拜徐名揚為師習教後，遞傳之孫法孟先後以東廟道士張希武……九人為徒……其峰峪關帝廟自楊（超）凡拜徐名揚為師習教，遞傳至李明剛及已故之蒙永吉二人，蒙永吉於在章邱三山峪地藏廟內出家為道士，收徒蒙廣生一人。³⁰

除了上述三座廟宇是該教傳承重心外，其寺廟道觀據點尚包括如商河大悲庵、三官堂，歷城三官廟，惠民三教堂，青蓮庵，滄州白雲觀、三教堂、靈應廟，南宮三官廟、太平庵，禹城七聖宮，邯鄲龜台寺，濟陽三教堂、東岳廟等，³¹皆足以顯示該教以

燒香跪拜」，參見《硃批奏摺》596-11，號，道光 7 年 8 月 10 日，直隸總督那彥成奏摺。

²⁸ 《外紀檔》，道光 16 年正月 22 日奉硃批日期，直隸總督琦善奏摺，頁 184。

²⁹ 濮文起，〈天地門教調查與研究〉，《民間宗教》，第 2 輯，1996 年，頁 242-243；馮佐哲、李富華，同前書，頁 304；邱麗娟，〈清代民間秘密宗教中的道士——以紅陽教與一炷香教為例〉，《南師學報》（人文與社會類），第 38 卷第 2 期，2004 年，頁 10-16。

³⁰ 《外紀檔》，道光 3 年 12 月 22 日奉硃批日期，山東巡撫琦善，頁 327-328。

³¹ 連立昌，《神秘的地下王國——教門會道門演義》，（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139。

廟宇為傳教重心的特點。此外，尚有一些游離於家宅、寺廟道觀之外、往來四方的雲游道士，至各地傳教，以拓展教勢範圍。³²

二、師傅學習跪香療法的途徑

一炷香教內師傅向有為人治病傳統，如其創教教首董四海曾出家當道士，向其師父學習採藥治病的謀生本領，³³日後遂被教徒奉為「藥聖佛」，甚至與藥王孫思邈相提並論，《保命未來經》謂：「孫邈對著董老師，藥王對著藥聖佛」。³⁴此外，該教內許多道士亦經常為人治病、傳教，如道光 3 年（1823）山東巡撫琦善即曾奏稱他們「平時為人治過疾病，不記次數」，³⁵可見教內人士以醫療傳教的情形頗為普遍。至於教內人士學習跪香療法的途徑各有不同，有的直接求教於師傅；有的則因本身或家人生病接觸該教療法，進而拜師習醫；亦有來自習教家庭，在耳濡目染的情形下，從家中成員習得療法。以拜師學習來說，如嘉慶年間，陳起祥為人燒香治病方式自教師傅王漢實，據其供稱：

自十五歲隨同伊父拜平原縣趙家莊人王漢實為師，習一炷香教，又名如意門，王漢實教令早晚磕頭燒香，口念歌詞，每月各帶乾糧做道場兩三次，並無經卷圖像，亦無斂錢不法。後來王漢實年老，伊父病故，經伊掌教，並給人治病，並無符藥，不過令病人對天磕頭。³⁶

³² 邱麗娟，〈清代民間秘密宗教中的道士——以紅陽教與一炷香教為例〉，《南師學報》（人文與社會類），第 38 卷第 2 期，2004 年，頁 10。

³³ 連立昌，《神秘的地下王國——教門會道門演義》，（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136。

³⁴ 參見於九宮道《保命未來經》內容，轉引自梁景之，《清代民間宗教與鄉土社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年），頁 181。

³⁵ 《外紀檔》，道光 3 年 12 月 22 日奉硃批日期，山東巡撫琦善，頁 328。

³⁶ 〈錄副奏摺〉，嘉慶 24 年年 7 月 27 日，直隸總督方受疇奏摺，收入於劉子揚、張莉編，《清代查辦秘密社會案》，（北京：線裝書局，2006 年），第 18 冊，頁 4497。

從王漢實供詞中，可知其拜師入教後，學習該教修行、儀式，待師傅年老之後則承繼教務，以進行宗教儀式為患者治病。又如道光年間，一炷香教師傅徐學寬曾於乾隆 60 年（1795），拜籍隸山東武城縣的李士明為師，學習跪香治病、念佛行好後，亦以此療法為人治病。³⁷

另有些師傅其學習緣由係得來自身或家人的醫療經驗，因求醫程中接觸跪香療法，進而拜師習教。以自身患病情形來說，如道光 7 年（1827），籍隸直隸滄縣的闕希令因病拜師求治於一炷香教師傅熊庭雲，日後即以此療法為人治病，據其供稱：

道光七年，小的因病，有親戚熊庭雲探望，教拜他為師，學一炷香如意教，病可痊愈（癒）……小的就跟他學習點香叩頭，口念「透天真人高老爺」名號，說「替真人傳道，勸人學好」等語，又抄寫咒語記誦，又教運氣法門，後病好些……小的合徐凡也給人治病。³⁸

從闕希令供詞中，可知他因患病緣故拜熊庭雲為師，學習該教修持，以期病癒，日後他則應用該教跪香法為人治病。另有的師傅習教係來自其家人患病向一炷香教師求治所致，如嘉慶年間，籍隸山東禹城縣居民馮大坤因母生病求醫於一炷教香教師傅後，則拜師修持，亦為人燒香治病，據直隸總督那彥成奏稱：

嘉慶十年，馮大坤因母病，往找馮珍燒香治好，遂拜馮珍為師，與齊河縣人鄭林、鄭紀堂一起習起……（嘉慶十六年）馮大坤欲行教圖利，即隨同至寺。其時宿登旺、宿登科均因有病邀令馮大坤至家燒香，宿登旺亦拜認為師……（道光 5 年）並有康凝因染患眼疾，亦邀馮大坤至家燒香拜師。³⁹

³⁷ 〈錄副奏摺〉，道光 6 年 4 月 16 日，那清安奏摺，收入於劉子揚、張莉編，《清代查辦秘密社會案》，（北京：線裝書局，2006 年），第 18 冊，頁 4523-4524。

³⁸ 《軍機處檔·月摺包》（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64403 號，道光 13 年 7 月 8 日，寶興、倭楞泰奏摺。

³⁹ 《硃批奏摺》，道光 7 年 8 月初 10 日，直隸總督那彥成奏摺，收入於劉子揚、張莉

從馮大坤習教情來看其係因母親患病求助於一炷香教師馮珍，因母病被醫癒，使其對此醫法產生信念，故願意拜師習教，並憑此療法為人燒香治病，招人為徒。除上述拜師習醫案例外，另有些師傅的治病經驗源其習教父親傳授，遂為人舉行儀式治病。如嘉慶、道光年間，該教師宋庭玉常民眾跪香治病，其療法係自其父親學習而來，據直隸總督琦善奏稱：

宋庭玉之父宋得保在時向添地會燒香治病，不知授自何人，宋庭玉自幼跟隨學習。宋得保曾稱此會係順治年間山東商河縣董姓倡始，輾轉流傳，支派不一……宋得保所傳之徒皆在十數年前，亦不能記憶姓名。庭玉于其父故後接充會首，照前煽誘漁利。⁴⁰

宋庭玉因生長在習教家庭，自幼向其父習教，並從而了解該教發展脈絡，往他承繼其父教務，充任教首，以為人禱祝為治為手段，吸收患者入教。另道光年間，一炷香天爺教李士貴承其父親李如芝教務，繼續以跪香方式為人治病，舉行做會。⁴¹

總之，一炷香教內醫者學習跪香療法途徑，不外來自其師傅或其家中成員教導，有時其本身或家屬的求醫經驗亦強化其拜師習教意願。由於此種療法尚屬簡，毋須經過繁複的學習過程，故他們經過短暫學習後，即能為人治病，順勢傳教收徒。

三、跪香療法的病因觀

當一炷香教師為患者治病、尋求病因時，並非以傳統中醫用望、聞、問、切的診斷方式，並以陰陽、表裡、寒熱、虛實的八綱理論，做為分析疾病的辨證方法，⁴²而

編，《清代查辦秘密社會案》，（北京：線裝書局，2006年），第18冊，頁4534-4535。

⁴⁰ 《外紀檔》，道光16年正月22日奉硃批日期，直隸總督琦善奏摺，頁184-185。

⁴¹ 《硃批奏摺》，道光7年閏5月初4日，那彥成奏摺，收入於劉子揚、張莉編，《清代查辦秘密社會案》，（北京：線裝書局，2006年），第18冊，頁4531。

⁴² 劉敬魯，《中國古代的醫學》，（臺北：文津出版社，2001年），頁34-49。

是以道德批判方式說明其過失之處，做為病因解釋。通常該教師傅係以患者身上某個部位疼痛附會其道德倫常缺失，此種病因分析稱為「批苦」、「找苦」、「平苦」。⁴³如嘉慶 24 年（1819），直隸總督方受疇奏稱該教的病因解釋：「治病之法，聲稱只須按病人部位，如頭痛，必係不孝父母，手足痛，必係兄弟不睦，肚腹痛，必係良心不善，令其對天磕頭改悔，不久即可痊癒」。⁴⁴由此可知，教內師傅批論患者生病緣由，認為並非外在環境所致，而是因其行為有違倫理道德而導致身體各部位出狀況，故治病方法係患者須誠心懺悔、修正德性，才能病癒，即所謂「論病折苦，誠心修道，躲災避難」。⁴⁵

當教內師為患者找出病因，即以跪香療法為患者醫治，並要求其懺悔其罪過，即所謂：「係令向北磕頭，訴述病人生平罪過，口授經偈，領香長跪，鄉民往往跪香病癒，自願入教」。⁴⁶由於該教重視教徒道德操守修持，故認為改過遷善係治病根本原則，據《大明十字佛》調：

世俗人，為什麼，落災落難；心不正，氣不順，煩惱傷心。生癰病，長歹瘡，疼痛難忍；投明師，燒真香，全要真心。改了惡，從了善，災消病退；既學好，既得要，一撲納心……養成了，精氣神，精氣不散；長上了，智慧燈，見性明心。一世裡，保平安，灑落吉慶；到後來，陪師祖，方才稱心。念這份，十字佛，普勸大眾；或修福，或做業，自在本心。⁴⁷

一炷香教師傅治病方式強調「醫藥不足賴」，只是靠著跪香、懺悔的宗教療法並非該教特有療法。事實上，早在道教發展初期即採用此療法，其認為絕大多數疾病肇因於為個人惡行、罪犯，導致鬼神降罪所致。因此，患者必須先要懺悔自己罪過，進行「首過」儀式，向天地鬼神坦承罪行，以祈求原諒、赦免和治療，再以行善彌補罪

⁴³ 路遙，同前書，頁 59。

⁴⁴ 《外紀檔》，嘉慶 24 年 11 月初 4 日奉硃批日期，直隸總督方受疇奏摺，頁 20。

⁴⁵ 〈濟陽縣一炷香調查資料〉，轉引自路遙，同前書，頁 59。

⁴⁶ 《外紀檔》，道光 3 年 9 月 26 日奉硃批日期，山東巡撫琦善奏摺，頁 327。

⁴⁷ 濮文起，〈天地門教調查與研究〉，《民間宗教》，第 2 輯，1996 年，頁 228-229。

過。⁴⁸例如道教的重要經典《太平經》，卷 114〈病歸天有費訣〉云：

天常為其上，司人是非，使神往來，知人所為，善惡輒白，何有失者……過無大小，上無於天……書有戒而不用其，得病乃惶，豈可免焉……何不即自悔責……所有禱祭神靈，輕者得解，重者不賞……今世之人，行甚愚淺，得病且色，不自歸於天，首過自搏叩頭，家無大小，相助求哀，積有日數，天復原之，假其日月，使得蘇息。後復犯之，叩頭無益……有病自歸於天，可省資費，無為大煩。⁴⁹

從上所述，可知道教認為人因為惡行遭神明譴責而生病，故須要虔誠向神明叩頭禱祭、自白懺悔、改過遷除，方能解除病痛、治癒疾病。⁵⁰

此外，佛教界對於疾病產生的解釋則指出有內、外緣兩種，前者係因人的煩惱諸如貪欲、瞋恚、愚癡所產生的心病，後者則為外在的寒熱、饑渴所致。⁵¹如果說病因係起於各種煩惱病所致則患者須懺悔改過，淨化自身的靈性入手，契合於佛法的超越境界，才是斷絕疾病的根本妙法，⁵²如敦煌寫卷〈患文〉曾提及：

某公染患已來，經今旬日，藥食頻投，未蒙痊損。所以危中告佛，厄乃

⁴⁸ 林富士，〈試論中國早期道教對於醫藥的態度〉，《臺灣宗教研究》，第 1 卷第 1 期，2000 年，頁 117；林富士，《疾病終結者：中國早期的道教醫學》，（台北：三民書局，2001 年），頁 105-109；林富士，〈中國早期道士的醫療活動及其醫術考釋：以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傳記」資料為主的初步探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3 本第 1 分，2002 年，頁 99。

⁴⁹ 王明編，《太平經合校》，（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下冊，頁 619-621。

⁵⁰ 林富士，〈試論《太平經》的疾病觀念〉，《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62 本，第 2 分，1993 年，頁 240。

⁵¹ 川田洋一著，許洋主譯，《佛法與醫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2 年），頁 25-78；王俊中，〈中古佛教醫學幾點論題芻議——以「四大」「病因說」為主〉，《古今論衡》，第 8 期，2002 年，頁 134-141。

⁵² 鄭志明，〈敦煌寫卷「患文」的宗教醫療觀〉，《普門學報》，第 15 期，2003 年，頁 69。

求僧，仰託三尊，乞垂加護。其患者乃自從無始曠大劫來，至於今日，造十惡業，身三口四意三業道，廣造諸罪。謹因今日，對三寶前，披肝露膽，不敢覆藏，盡皆懺悔，願罪消滅。⁵³

佛教認為教徒透過懺悔儀式的進行，可以減罪，而具有治療疾病、度厄解困的作用。⁵⁴依心理學角度來說，懺悔者說出了承認自己平凡，會犯錯的內情，把罪過說出來即有滌心、滌塵效果，為沮喪、焦慮、疾病等麻煩找一處心靈出口，可得到心情的寬解。⁵⁵

總之，一炷香教跪香療法的病因觀與治療方法，與道教、佛教的宗教療法皆有若干程度的相似點，亦即認為致病原因乃在患者的犯錯、行為缺失所致，故毋須用藥物治療，只要患者誠心懺悔，讓內心壓力得到紓解，即可不藥而癒。

四、跪香療法的案例

一炷香教師傳為患者分析病因後，其傳統治病方式並不採用吃藥物來抑制病情，係以跪香上供、念誦歌偈或咒語方式，祈求「天地君親師」保佑，使其解除病痛。⁵⁶如道光 3 年（1823），山東巡撫琦善即曾奏稱該教治病模式為「其平時醫治疾病，係令向北磕頭，訴述病人生平罪過，給與短香一炷，教令對香長跪」。⁵⁷由此可知，該教師傳希冀患者藉由進行跪香磕頭、念誦咒語、懺悔罪過的宗教儀式，得以醫癒其病苦，獲得身心平衡。至於該教師傳為人治病的案例則可如表一所示：

⁵³ 此患文寫本有二，一為斯三四三，另一為伯三二五九，此內容轉引自鄭志明，〈敦煌寫卷「患文」的宗教醫療觀〉，《普門學報》，第 15 期，2003 年，頁 68。

⁵⁴ 聖凱法師，《中國佛教懺法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年），頁 398-402。

⁵⁵ 游乾桂，《用佛療心——走出煩惱遠離壓力的如來學》，（臺北：遠流出版社，1998 年），頁 178-179。

⁵⁶ 濮文起，〈天地門教鈎沉〉，《天津社會科學》，1993 年第 1 期，頁 74。

⁵⁷ 《外紀檔》，道光 3 年 12 月 22 日奉硃批日期，山東巡撫琦善，頁 327。

表一 一炷香教跪香療法案例

時間	治病師傅	病患與病情	治病方式	資料來源
乾隆 36 年	王漢實	患者不詳	對天磕頭改悔，燒香念誦歌詞。	《外紀檔》，嘉慶 24 年 11 月初 4 日，頁 20-21。
乾隆 60 年	李士明	患者不詳	跪香治病	《清代查辦秘密社會案》，第 18 冊，頁 4521。
乾嘉年間	宋得保	患者不詳	令患者在牌位燒香磕頭，並口念咒語代為祝讚。	《外紀檔》，道光 16 年正月 22 日，頁 184。
嘉慶 8 年	管禮心 （道士）	李二患病	教李氏每日晚間燒一炷香，叩三十六個頭，並念誦「跪蒲草來學好，師發香燒到老」。	《軍機處檔·月摺包》，48528 號。
嘉慶 9 年	姜明	於斌幅等人或其家屬患病	先自望空磕頭，站起旁立給香一炷，均令望空跪香默禱。	《清代查辦秘密社會案》，第 18 冊，頁 4453。
嘉慶 10 年	馮珍	馮大坤之母患病	燒香	《軍機處檔·月摺包》，56528 號
嘉慶年間	劉中文 （道士）	患者多人	口授經偈、領香長跪。	《外紀檔》，道光 3 年 12 月，頁 326。
嘉慶年間	邢士魁	患者不詳	燒香治病	《那彥成奏議》卷 41，頁 7。
嘉慶年間	陳起祥	史貴、李嘉亮等 9 人	令病人對天磕頭	《清代查辦秘密社會案》，第 18 冊，頁 4497。
嘉慶年間	李如芝	患者不詳	跪香治病	《清代查辦秘密社會案》，第 18 冊，頁 4531。
嘉道光年間	宋庭玉	患者不詳	燒香治病	《外紀檔》，道光 16 年正

				月 22 日，頁 184。
道光 5 年	尹祥	患者不詳	跪香治病	《軍機處檔·月摺包》，55832 號。
道光 5 年	馮大坤	康凝患眼疾	燒香治病	《清代查辦秘密社會案》，第 18 冊，頁 4535。
道光 6 年	徐學寬	梁得、梁重、梁賢、梁善	令其許願燒香，學說好話。	《清代查辦秘密社會案》，第 18 冊，頁 4524。
道光年間	張桂淋	患者不詳	平日亦與人跪香療治病。	《軍機處檔·月摺包》，69743 號。
道光年間	李士貴	患者不詳	跪香治病	《清代查辦秘密社會案》，第 18 冊，頁 4531。

如就上表內容所示，可知該教師傅為人跪香治病的情形頗多，且治病過程亦頗為簡單，不外是令患者對天磕頭，上香禱祝，口念咒語等過程。有關其治病實情可以姜明為人治病為例，嘉慶 9 年（1804），籍隸山東武城縣的居民姜明自創如意會，以為人燒香治病為號召，吸引患者前來求治，據山東巡撫同興奏稱：

姜明立如意會，揚言能為人治病……嗣有武城縣人於斌幅、高二即高第二、刁符即刁鵬、何昆山即何明山，恩縣人曲東坡、曲東原、宋成德即宋長德、陳得、任三、任四、曲來材等，因聞姜明燒香治病，或因父母患病或係己身及妻室患病，先後赴姜明家求治，姜明先自望空磕頭，站起旁立給香一炷，均令望空跪香默禱，香內暗加土硝，以期易盡，並以速盡為虔誠，騙令拜師入學，口授勸世歌詞。⁵⁸

從上述奏言中，可知姜明燒香磕頭醫療方式頗能吸引不少民眾求醫，反映平民百姓對任何醫術的接受度頗高。不過，當他用跪香方式為人治病時，尚耍些小手段，將香柱內加入土硝以加速其燃燒，以彰顯患者虔誠，促使其願意拜師入教。

⁵⁸〈硃批奏摺〉，嘉慶 19 年年 5 月 28 日，山東巡撫同興奏摺，收入於劉子揚、張莉編，《清代查辦秘密社會案》，（北京：線裝書局，2006 年），第 18 冊，頁 4453。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一炷香教師傅在為患者燒香治病過程中，尚會口念咒語，希冀神明前來庇佑。如嘉慶 8 年（1802），道士管禮心（原名簡三）為直隸通州的居民李二治病，他教李氏每日晚間燒一炷香，叩 36 個頭，並念誦「跪蒲草來學好，師發香燒到老」的咒語。⁵⁹道光 6 年（1826），籍隸山東掖縣的一炷香教師傅徐學寬在熱河地區為人燒香治病，並教授患者口授歌詞，以期修身養性、禱祝神明庇佑，據直隸總督那彥成奏稱其治病原委：

梁得、梁重、梁賢、梁善僉供曾煩徐學寬到家治病。徐學寬令伊弟兄許願燒香，學說好話……復訊據徐學寬供，伊從李士明燒一炷香，治病說好話，說是僧家拜佛，講寡欲養性。道家尊玉皇，講玉清上清。俗家供奉關帝，都是一理，人是十六成丁，性分十六兩，天有三十三天。又教誦清、真、德、和、樂、消、散、福、量、寬等歌語，其實並未懂得講解，且只口授。詰之梁得等供亦相同。並據梁得稱因燒香時學說好話，常口祝彌陀佛玉佛。⁶⁰

如道光 16 年（1836）一炷香教教徒宋玉庭供稱其父宋得保生前在家供奉用黃紙書寫的「天地三界十方萬靈真宰」牌位，遇有病人前往，即令在牌位燒香磕頭，並口念「敬天地全憑一炷香，勸人行好敬上蒼，能了諸般禳病疾，不用良醫外邊方」等代為祝禱。⁶¹

如就上述禱祝咒語內容來看，不外是勸戒患者須虔誠上香、供奉神明、修養品德，如此就可以患病不假外求，自能病癒。該教持香念咒的治病模式仍持續迄今，如大陸學者路遙即採集山東地區的咒語，諸如「供治病咒」：「老師傅發真香一炷，老師傅的金丹，王老二師傅的銀丹，眾家師傅的仙丹，范師傅的寶丹。四丹練就一丹在茶碗，某人喝在腹中內，疼者就，腫者就消，隨時見功，當時見效」；「止血咒」：「老師傅發真香一炷，太陽出來向西游，孫臏跨拐倒騎牛，三江喝斷長江水，手止紅門血不

⁵⁹ 《軍機處檔·月摺包》，48528 號，嘉慶 21 年 7 月 20 日，英和、英授奏摺。

⁶⁰ 〈錄副奏摺並供單〉，道光 6 年 4 月 13 日，直隸總督那彥成奏摺，收入於劉子揚、張莉編，《清代查辦秘密社會案》（北京：線裝書局，2006 年），第 18 冊，頁 4524-4525。

⁶¹ 《外紀檔》，道光 16 年正月 22 日奉硃批日期，直隸總督琦善奏摺，頁 184。

流」，⁶²可反映該教燒香念咒的宗教療法特點。

五、跪香療法療效與教派傳播

一炷香教的跪香療法堪稱簡單易行，毋須繁複的醫技巧與過程，但頗能吸引患者前來求醫，進而拜師入教。如教內經卷《如意寶卷》中即提及創教師董四海為巡撫柴修准的夫人以跪香療法治病情形：

口尊師傅，速救弟子一家性命。師祖聞言，即請香來，師祖拈香在手，念佛三聲，咐柴修准將香請到家內宅天盤以下，按香爐中，叩首三百六十個，百病消除。柴大人將香接到手中，回到宅內，按在爐內，磕完三百六十個頭，爬將起來，回到臥房，只見太太病好，夫人產生公子，老爺一見，滿心歡喜，親將祖師請到客舍，設擺大供，決心學好。⁶³

從上述寶卷有關董四海為官夫人跪香治病、並獲得地方官員肯定的內容來看，或許並非真有其事，但可反映出該教對此宗教療法相當認同，認為係治百病良方。至於如探究其療效實情，從相關檔案資料來看，雖然無法辨認患者確切病情或疾病名稱，但仍可若干師傅醫癒疾病記載。如前述嘉慶 24 年（1819），直隸總督方受疇奏稱該教治病方法時提及：「令其對天磕頭改悔，不久即可痊癒，不許索取謝禮錢，如情願入教者，聽其自便」；⁶⁴道光 3 年（1823），山東巡撫琦善奏稱：「病癒之時，不許索謝」。⁶⁵從上述兩位官員奏摺中，可知該教跪香療法頗能發揮功效，故可吸引患者入教。

有關患者被醫癒案例，尚包括前述嘉慶 8 年（1802），該教師傅管禮心醫癒患者李二疾病後旋拜師入教。乾隆、嘉慶年間，宋得保為患者治病時，「俟病痊須至其家

⁶²〈滕縣一炷香調查資料〉，轉引自路遙，同前書，頁 74。

⁶³《如意寶卷》，轉引自濮文起，〈《如意寶卷》解析——清代天地門教經卷的重要發現〉，《文史哲》，2006 年 1 期，頁 50。

⁶⁴《外紀檔》，嘉慶 24 年 11 月初 4 日奉硃批日期，直隸總督方受疇奏摺，頁 20。

⁶⁵《外紀檔》，道光 3 年 12 月 22 日奉硃批日期，山東巡撫琦善奏摺，頁 327。

上供還願，藉此引人拜師入會」⁶⁶。嘉慶 10 年（1805），馮珍替籍隸山東禹城縣居民馮大坤的母親治病痊癒，致使馮大坤拜其為師。⁶⁷另嘉慶年間，劉中文為多名患者治病，皆能跪香病癒，日後遂傳徒 57 名。⁶⁸道光 5 年（1825），尹祥為直隸地區民眾燒香治病頗能引人入教，據直隸總督那彥成奏稱：

時有郭治修、常存信、李承、安洛益、宿登旺、康凝、盧添幅，先後赴寺隨同尹祥燒香跪拜，偶遇患病痊癒，皆指為跪香功效。郭治修等益加信服，均拜尹祥為師。⁶⁹

綜合上述，說明該教跪香療法具某種程度療效，不但醫癒患者病痛，亦提升患者入教意願。至於如探究此療法何以能夠發揮療效，則可從其燒香、跪拜、磕頭、念咒、懺悔等宗教儀式過程中，了解患者身心獲得抒解情形。該教認為當患者手持一炷香時，則可請來天上諸路信佛、師祖，為其消災賜福。且患者跪拜、念誦過程中，實則是進行靜功的修煉。因其處於香煙繚繞、安寧沈靜氣氛情境中，虔誠專注地向天地禱祝，以期「真香逢願了願，逢孽一掃除根」，⁷⁰則可使其思緒清明、情緒穩定，有助於病情康復。⁷¹

再者，患者在聽從師傅指導進行禱祝、懺悔時，常會口誦具神明力量的咒語、歌詞或經卷之類，使其感染神秘的宗教氣息、相信神明的力量，進而產生「願力」，對其心理情緒有極大的感染和調適作用。⁷²如此患者透過誦念過程，得以消除精神上的雜

⁶⁶ 《外紀檔》，道光 16 年正月 22 日奉硃批日期，直隸總督琦善奏摺，頁 184。

⁶⁷ 《軍機處檔·月摺包》，56528 號，道光 7 年 8 月 10 日，直隸總督那彥成奏摺。

⁶⁸ 《外紀檔》，道光 3 年 12 月 22 日奉硃批日期，山東巡撫琦善，頁 326。

⁶⁹ 《硃批奏摺》，道光 7 年 8 月初 10 日，直隸總督那彥成奏摺，收入於劉子揚、張莉編，《清代查辦秘密社會案》，（北京：線裝書局，2006 年），第 18 冊，頁 4536。

⁷⁰ 《了願經》，轉引自濮文起，〈天地門教調查與研究〉，《民間宗教》，第 2 輯，1996 年，頁 219。

⁷¹ 馬西沙、韓秉方，同前書，頁 919。

⁷² 參見游乾桂，《用佛療心——走出煩惱遠離壓力的如來學》，（臺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1998 年），第七章「祈禱與信心療法」；蓋建民，《道教醫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年），頁 326；邱麗娟，〈清代民間秘密宗教的誦經療法〉，《人文研究學報》（臺南大學），第 40 卷第 1 期，2006 年，頁 68-71。

念、妄想，乃至犯錯的壓力，並排除焦慮、緊張、憂鬱等不良情緒，有助於病人調暢體內臟腑經絡之氣血陰陽的運用，遂可治療其身心疾病。⁷³

患者在接受一炷香教師傅醫治過程中，除了進行燒香、誦念屬於「靜功」形式的儀式外，尚須進行跪拜、磕頭屬於「動功」等儀式，該教對於患者磕頭次數設定有各式修持，⁷⁴如前述嘉慶 8 年（1802），師傅管禮心為患者治病時，即要求其叩頭 36 次。⁷⁵如此一來，透過跪拜、磕頭儀式，使患者能夠充分地活動筋骨，亦如同發揮運動功效一般，具心理平衡、體魄強健作用，則可病痛全消、身體康復。⁷⁶

由於該教跪香療法具某種程度療效，故其師傅遂藉為患者醫病機會傳播教派。如嘉慶年間，陳起祥即供稱如治好患者疾病即令其拜師，前後共收有 9 人為徒。⁷⁷又如嘉慶、道光年間，前述的宋庭玉從其父習得跪香療法後，曾為多名患者治病，並藉機傳教，即「或已病或因新病，自嘉慶初年至道光十四年先後赴宋庭玉家，央其禱祝，均拜宋庭玉為師」。⁷⁸

承如上述，一炷香教師傅以跪香療法為患者治病，頗能吸引民眾求醫、進而拜師入教。至於如探究患者求醫心態，則與該教療程簡易、收費低廉有密切關連。從患者角度來說，當自身或其家人患病時不免四處求醫，然而鄉村社會的醫療條件較差，較缺乏開設藥鋪的醫生為其治病，⁷⁹因此聲稱具有治病能力的一炷香教師傅就成為他們求

⁷³ 蓋建民，〈論道教符咒治病術的醫學底蘊〉，收入於陳鼓應、馮達文主編，《道家與道教第二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道教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580-581。

⁷⁴ 濮文起，〈天地門教調查與研究〉，《民間宗教》，第 2 輯，1996 年，頁 246；路遙，《山東民間秘密教門》，（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0 年），頁 55-58。

⁷⁵ 《軍機處檔·月摺包》，48528 號，嘉慶 21 年 7 月 20 日，英和、英授奏摺。

⁷⁶ 馬西沙、韓秉方，同前書，頁 919；濮文起，《秘密教門---中國民間秘密宗教溯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191。

⁷⁷ 〈錄副奏摺〉，嘉慶 24 年年 7 月 27 日，直隸總督方受疇奏摺，收入於劉子揚、張莉編，《清代查辦秘密社會案》，（北京：線裝書局，2006 年），第 18 冊，頁 4497。

⁷⁸ 《外紀檔》，道光 16 年正月 22 日奉硃批日期，直隸總督琦善奏摺，頁 184-185。

⁷⁹ 有關鄉村醫療環境較差的情形，筆者查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內閣大庫檔案疾病醫療相關資料庫〉中曾獲得 4 筆資料，如 14268 號，乾隆 8 年 6 月 11 日，廣西鬱林直隸州興業縣居民龐瑞祥供詞：「鄉林裡沒有醫生」；028924 號，乾隆 6 年 5 月 7 日，河南南陽府南陽縣居民王得奇供詞：「因小的住的是鄉野地方，一時尋不出醫生來」；49758 號，乾隆 13

助的對象。由於該教跪香療法較為簡易，無須運用太複雜的醫療技巧或是昂貴藥材，可以省卻病人求治過程的不便。

此外，該教師傅治病時並不刻意要求患者回報，不是婉謝酬錢或是任由教徒隨意奉納錢文，不但減輕患者經濟負擔，亦博得其對教派的好感。如前所述，該教師傅向有不收取患者錢文的傳統，如乾隆 31 年（1766），師傅李成名對其徒王漢實表示，該教行醫原則係「不許索取謝禮錢」⁸⁰。乾隆 60 年（1795），李士明至奉天治病時，「代人治病，不取銀錢，常勸人要敬天養性」⁸¹。如乾隆年間，邢士魁為人治病後，「有錢之家聽憑酬謝，無錢人家並不索要」，⁸²而患者則對其常以師傅相稱，並參與該教定期的做會活動。又如道光年間，一者徐學寬為馬拴等 5 人燒香治病，但卻未索謝錢文。⁸³至於該教師傅亦有收取患者用於做道場香資的情形，但金額有限，如師傅宋得保為患者燒香、禱祝後，收取香錢數文至數十文不等，⁸⁴所費不多，不致造成其醫療費沈重的困擾。

綜而言之，一炷香教的跪香療法為處於醫療不便、經濟窘困的民眾提供一條簡易、價廉的治病途徑。使他們藉由燒香、跪拜、磕頭、誦咒的宗教儀式中，向神明祝禱祈福、認錯懺悔，而獲得精神紓解、心靈慰藉，故該療法頗受鄉村社會民眾的接受，而願意前往求治、甚至拜師習教，使該教組織得以擴展。

結論

清代一炷香教自其始祖董四海以為人治病、宣揚教義後，即樹立該教以醫療傳教傳統。該教治病特色在於不採用傳統中醫術以藥物、針灸方式抑制病情，而係以教內

年 9 月 8 日，山西沁州直隸州沁源縣居民關元漢供詞：「因小的們鄉間沒有醫生」；72914 號，乾隆 8 年 8 月 26 號，直隸順天府房山縣居民趙五供詞：「小的因村裡沒有醫生，找了一個過路行醫的去看了」，顯示鄉村地方求醫困難的實情。

⁸⁰ 《外紀檔》，嘉慶 24 年 11 月初 4 日奉硃批日期，直隸總督方受疇奏摺，頁 21。

⁸¹ 《錄副奏摺》，道光 6 年 7 月初 3 日，那清安奏摺，收入於劉子揚、張莉編，《清代查辦秘密社會案》，（北京：線裝書局，2006 年），第 18 冊，頁 4526。

⁸² 《那文毅公奏摺》，（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 年），卷 41，頁 3。

⁸³ 《錄副奏摺》，道光 6 年 4 月 26 日，那清安奏摺，收入於劉子揚、張莉編，《清代查辦秘密社會案》，（北京：線裝書局，2006 年），第 18 冊，頁 4524。

⁸⁴ 《外紀檔》，道光 16 年正月 22 日奉硃批日期，直隸總督琦善奏摺，頁 184。

跪香上供、念誦歌偈或咒語的宗教修持，祈求「天地君親師」保佑，希冀能夠解除患者病痛。至於教內人士學習此跪香療法的途徑各有不同，有的直接求教於師傅；有的則是因本身或家人生病接觸該教療法，進而拜師習醫；亦有的來自習教家庭，在耳濡目染的情形下，透過其習教父親傳授，遂為人舉行儀式治病。由於此種療法尚屬簡易，毋須經過繁複的學習過程，故他們經過短暫的學習後，即可為其他患者治病，並藉機傳教收徒。

該教師傅開始為患者治病時，有關其病因解釋，並非依循傳統中醫原理分析病情，而是以道德批判方式說明其過失、致病緣由，即以其身體某個疼痛部位附會相關德行的缺失，故患者須懺悔其罪過，才能根本治療病痛。因此患者須依照教內師傅指示，進行宗教治療儀式，即舉辦規模不一的道場，在神像或神位面前持香磕頭、習誦咒語或道詞，祈求神明護佑、並虔誠懺悔過失，如此即完成整個治病過程，並無繁複的醫療技術與療程。

不過，儘管該教跪香療法尚稱簡易，但從相關檔案資料顯示，此療法仍某種程度療效，能夠醫癒患者病痛。追究其緣由，則係患者在進行宗教儀式時身心得到慰藉，有益於身體康復。該教師傅認為患者手持一炷香向神明跪拜、禱祝及懺悔時，即可從中感染神秘宗教氣息，相信各路神明能為其消災賜福，產生「願力」，使其身心平衡，解決原有的內心壓力。再者，患者尚須進行多次磕頭儀式，可充分地活動其筋骨，發揮強健體魄作用，自然可以解決病痛折磨。

由於該教療法簡易，無須繁複療程或是昂貴藥材，故可省卻患者求醫過程中的不便，且該教師傅並未向患者收取高額的醫療費用，多半婉謝酬勞或是任由其隨意奉納香錢文，故得以減輕患者經濟負擔，並可強化其入教意願，擴增教勢。總之，該教透過跪香療法，為許多處於醫療環境不佳、經濟不寬裕的民眾提供一條便捷、價廉治病管道，使他們願意嘗試向該教求醫、進而拜師習教，使教派得以有更寬廣的發展空間。

參考書目

一、檔案文獻

《大清宣宗成皇帝實錄》，（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 年），卷 327，道光 19 年 10 月乙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內閣大庫檔案疾病醫療相關資料庫〉。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3月），第1冊。

王明編，《太平經合校》，（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下冊。

《外紀檔》（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那文毅公奏摺》，（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

《軍機處檔·月摺包》（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硃批奏摺》（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劉子揚、張莉編，《清代查辦秘密社會案》，（北京：線裝書局，2006年），第18冊。

二、專書

川田洋一著，許洋主譯，《佛法與醫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2年）。

王信貴，《清代後期官方對民間秘密宗教之政策（1821—191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年。

林富士，《疾病終結者：中國早期的道教醫學》，（台北：三民書局，2001年）。

邱麗娟，《設教興財：清乾嘉道時期民間秘密宗教經費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0年，頁95-100。

馬西沙、韓秉方，《中國民間宗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游乾桂，《用佛療心---走出煩惱遠離壓力的如來學》，（臺北：遠流出版社，1998年）。

連立昌，《神秘的地下王國---教門會道門演義》，（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

梁景之，《清代民間宗教與鄉土社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

馮佐哲、李富華，《中國民間宗教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

路遙，《山東民間秘密教門》，（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0年）。

劉敬魯，《中國古代的醫學》，（臺北：文津出版社，2001年）。

聖凱法師，《中國佛教懺法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

蓋建民，《道教醫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

濮文起，《秘密教門---中國民間秘密宗教溯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

濮文起主編，《中國民間秘密宗教辭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6年）。

三、期刊論文

王俊中，〈中古佛教醫學幾點論題芻議---以「四大」「病因說」為主〉，《古今論衡》，第8期，2002年。

- 朱文通，〈關於明清時期民間祕密宗教的幾個問題〉，《河北學刊》，1992 年 6 期。
- 林富士，〈試論《太平經》的疾病觀念〉，《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62 本，第 2 分，1993 年。
- 林富士，〈試論中國早期道教對於醫藥的態度〉，《臺灣宗教研究》，第 1 卷第 1 期，2000 年。
- 林富士，〈中國早期道士的醫療活動及其醫術考釋：以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傳記」資料為主的初步探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3 本第 1 分，2002 年。
- 邱麗娟，〈清代民間祕密宗教中的道士---以紅陽教與一炷香教為例〉，《南師學報》（人文與社會類），第 38 卷第 2 期，2004 年。
- 邱麗娟，〈清代民間祕密宗教的誦經療法〉，《人文研究學報》（臺南大學），第 40 卷第 1 期，2006 年。
- 秦寶琦，〈清前期祕密社會簡論〉，《清史研究》，1992 年 1 期，
- 鄭志明，〈敦煌寫卷「患文」的宗教醫療觀〉，《普門學報》，第 15 期，2003 年。
- 鄭志明，〈臺灣民間宗教民俗療法的現象商議〉，收入於《1996 年佛學研究論文集—當代臺灣的社會與宗教》，（高雄：佛光出版社，1996 年）。
- 蓋建民，〈論道教符咒治病術的醫學底蘊〉，收入於陳鼓應、馮達文主編，《道家與道教第二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道教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 年）。
- 濮文起，〈天地門教鉤沉〉，《天津社會科學》，1993 年第 1 期。
- 濮文起，〈天地門教調查與研究〉，《民間宗教》，第 2 輯，1996 年。
- 濮文起，〈民間宗教的活化石---活躍在當代中國某些鄉村社會的天地門〉，《天津社會科學》，2006 年 3 期。
- 濮文起，〈《如意寶卷》解析---清代天地門教經卷的重要發現〉，《文史哲》，2006 年 1 期。

四、外文著作

- Bell, Catherine, "Religion and Chinese Culture: Toward an Assessment of "Popular Religion" ", *History of Religion*, 29:1

初稿收件：2007 年 01 月 31 日

初審通過：2007 年 04 月 16 日

二稿收件：2007 年 05 月 05 日

二審通過：2007 年 06 月 05 日

作者簡介

邱麗娟（Chiu Li Chuan）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

現任：國立臺南大學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副教授

通訊處：700 臺南市樹林街 2 段 33 號文資系系辦

電話：06-2133111 轉 913

E-mail：apple@mail.nutn.edu.tw

Medical Treatment by Burning Joss Sticks and Kowtowing of I- Chu-Hsiang Sect in Ch'ing Dynasty

Chiu Li Chua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nd Natural Resourc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Abstract

I-Chu-Hsiang (Single Stick of Incense) Sect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olk secret religious sects, and it flourished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early Ch'ing period. The masters of the sect cured the disease of the patients by religious treatment of burning joss sticks and kowtowing, and persuaded them to anticipate the sect. The course of treatment was convenient and simple. First, the masters of the sect explained the cause of disease of the patients to depend on their faults of behavior. In order to recover the health of the patients, they should confess their faults. The patients would follow the religious rite of the sect, burned joss sticks, kowtowed themselves in front of the deity statues or boards, recited incantations, and confessed their faults piously. The masters of the sect prayed blessing to the deity for the patients.

Although the course of the treatment looked easy, it still could take curative effect. When the patients followed the rite of burning joss sticks and kowtowing, they could not only exercise their bones and muscles, but also could infect the atmosphere of religion to produce the strength of faith. According to the process of rite, the patients could get physical and mental balance, and it was beneficial to cure disease. In short, the masters of the sect cured the patients by burning joss sticks and kowtowing, offered the convenient, cheap and effective medical treatment for common people, attracted them to heal, pushed them to join the sect, and it could make effec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ct.

Keywords : I-Chu-Hsiang (Single Stick of Incense), Sect Folk Secret Religious Sects, Disseminate the Sects by Medical Treatment, Folk Medicine, Medical Treatment by burning joss sticks and kowtowing